

探访

探寻龙泉长寿村的长寿密码——

仙仁村里访“仙人”



探访龙泉长寿村,记者江晨(中)与两位百岁老人夫妇开心合影。记者 邓国芳 摄

本报记者 邓国芳 江晨
市委报道组 鄢鸣

在龙泉兰巨乡采访,听闻一个传奇:

有对百岁夫妇,男的105岁,女的103岁,不仅相濡以沫度过了九十六载春秋,如今依然延续着“男耕女织”的简单快乐生活。就在不久前,百岁老爷爷亲自播种的菜地,还收获了100多斤黄豆。

他俩所在的村,坐落在凤阳山的余脉,海拔不高,却有着数百亩美丽梯田,还有个独特而诗意的名字,叫仙仁村。村中不仅有这对“国宝级”的佳人,还有一位105岁的长寿老人健在,是龙泉当地最长寿的长寿村。

被传奇故事所吸引,我们走进仙仁村,探寻长寿村的长寿密码。

山中有“仙”

清晨6时,天蒙蒙亮,门前的板栗树上,喜鹊在枝头成双成对啁啾。仙仁村105岁的季盛康老人(1910年2月5日出生),便再也躺不住了。他准时起床,生火、蒸饭、洗漱,然后叫醒103岁的老伴柳先秀(1912年6月5日出生),一起吃早饭,开始新一天的生活。

日月升落,日复一日,从两人指缝中划过的光阴,此刻或许正创造着省内历史最长久的婚姻,远不是银婚、金婚、钻石婚等热门词汇就可轻易形容。

吃过早饭,坐在自家风景如画的院子里晒着太阳,眼不花、耳不聋的季盛康老人,将他与老伴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。老房子边,柴火堆成小山,这些都是季盛康从后山砍下来的。放眼望去,门口是上百亩的金色梯田,四周有橘树和茶园相伴。

“我9岁时,她就进门当童养媳了,当时她才7岁。”季盛康努力有点干瘪的嘴巴,指向坐在身旁的妻子柳先秀。他说,早已忘了何时正式结婚的,仿佛生来就在一起了。不久前,柳先秀不小心摔坏了胳膊,此后做饭烧菜的活,也由他担起来了。

从成亲到现在,两位老人先后育有两子一女,还收养了一个儿子,如今已是五代同堂。期间,季盛康曾到江西种植过几年香菇,除此之外,两老几乎没有离开过脚下的土地。儿女成家后,两老坚持与儿女们分开住,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。

要不是亲眼所见,人们还真不会相信,这么大年纪了,老两口能非常好地照顾自己。院子里,老夫妻几乎不怎么交谈,但却总是形影不离。一个劈柴,另一个一定在拾柴;你切菜,我洗菜;我炒菜,你烧火。无论做什么事情,都是一前一后,不离左右。

柳先秀老人是个“开心果”,平日,没说几句话,就会哈哈大笑起来。他们的“打情骂俏”仅限

于——柳先秀张开嘴巴,指着嘴巴里的6颗牙齿,乐呵呵地笑着老伴只剩1颗牙齿。害得季盛康赶忙瘪起嘴巴,顾自去磨砍钝了的柴刀。

74岁的大儿子季世士,开着电动三轮车,带我们去看了他父亲的菜园,距老屋约1里地,一畦狭长的地,上面还长着辣椒、青菜、小葱、大蒜、萝卜和番薯。若仔细看,还会发现菜叶上都是被虫啃咬过的小洞洞。“两老种菜从来不打农药,也不施化肥。”他说。

仁者仙居

一个小村就有3个百岁老人,这代表什么?

龙泉市民政局局长陈正成说,按国际标准,每10万人中有7位健康百岁老人即为“世界长寿乡”。而在总人口仅为770人的仙仁村,光百岁老人就有3位,相当于“世界长寿乡”标准的近400倍。不仅如此,该村80岁以上老人有26位,占到总人口数的3.37%,远高于联合国关于长寿乡80岁以上老人应占到总人口数1.4%的标准。

村中老人多长寿,谁都想解开这个谜,找到仙仁村人长寿的基因。

在季世士眼里,父母长寿或许并无秘诀可言,因为那是再也平凡不过的生活。年轻时,爸爸的脾气有点急躁,但妈妈一直性情温和,夫妻间偶有吵闹,但都很疼爱孩子,也深得子女敬重。一个世纪,时移易,不变的,是这对农人的勤劳与简朴。“直到现在,爸爸还在劳动。”他说。

不过,已85岁高龄、自小就熟谙这对世纪老人的老支书练先勋,却有着自己的看法与判断。“季盛康,他是个‘仁’人,不仅勤劳肯干,和乡里乡亲的关系很好,从来没听到他和谁吵过架。”他说,心性的平和与宽厚,应该是老人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,这也体现了“仙仁村”这个村名的内涵。

说到村名,老支书练先勋想起了父辈留下的传说:

宋末元初,元兵作乱,白鹤仙师化为乞丐,探凡人民心。仙师来到兰巨乡此处,投靠在一位姓杨的村民家中。乞丐开始以讨饭吃为名,逐步又问杨家主人能否借宿一晚。杨家人好心肠同意,但乞丐吃了一餐又一餐,住了一日又一日,但杨家人并无厌烦之意,既和蔼又热心。乞丐心满意足地住了半个月,临走时对主人讲:“我走后,这处山很有可能在一两天内就长出很多很多树木,变成一块茂林,并且林中每年都会长出一种菌菇,无毒可供食用。希望你们长期将此处树木保护起来。”说完乞丐化为仙人,驾鹤西去。乞丐的话果然应验,村中长出成片树林。村民得知后,遂将这片树林保护起来,还东拼西凑、四处化缘,在村尾建起白鹤



仙仁村的西北侧,有片150亩的原始林,如今风景正好。



74岁的季世士,带我们去看105岁父亲种的蔬菜地。

仙师庙,仙仁村也因此得名。

传说虽不可考,但走在村中,寻访村民,大家都会告诉你,村中西北侧,确有一片150多亩大小的繁茂原始林,世代被村人保护下来。村民甚至认为,只要这片原始林繁盛,村庄就会繁盛,村人就能长寿,因此对它爱护有加。而村尾的白鹤仙师庙,如此依然保存完好。

老人是宝

种种传说与现实对应,为仙仁村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。不过,更多科学的数据,解析着长寿村的奥秘,也让村庄迎来了全新的发展路径。

据省环境监测中心发布的《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报告》,龙泉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已连续三年居全省第一,凤阳山区域的空气和水质,更是值得称道。而仙仁村就坐落在凤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莽莽群山之中。

村支书雷后焕,是个经商归来、复兴老家的乡村能人。村中老人太多,建设老年食堂和老年活动中心,开展各项服务,需要花费很多人财物,但他却乐得其中:“我们常说,家有一老,如有一宝;对我们村而言,老人就是我们村的大宝贝。”

秋风习习,阳光正好。走在村里,但见很多白发老人在门前晾晒稻谷。来到村来料加工中心,可见七八位老人围坐在桌子旁,手拿小镊子,不停地在拼装

发夹,画面安静而恬淡。85岁的老人汤素兰,坐在靠窗的位置,动作娴熟地安装着:“最近几天割稻晒谷,很多老人没来,平时这里可热闹了。有空就来做,每天能赚20多元,还能聊天打发时间呢。”

在仙仁村,老人们不仅能做到老有所为,还成了村庄发展的金字招牌。不久前,龙泉市委书记蔡晓春还专门来到村里调研,上门看望季盛康夫妇,提出要创新养老模式,弘扬养生之道,打造“仁者仙居长寿村”的品牌。而据兰巨乡党委书记刘福明介绍,未来的仙仁村,将会成为休闲养生的胜地,“输出健康长寿的生活理念和方式”。

视老人之宝,也更注重关爱老人。在季盛康家采访时,恰遇村里出资在为他们修建房屋,改建厨房。“原来的厨房狭小昏暗,老屋墙体有些开裂,居住安全性不够。”雷后焕说,不久前,季盛康老人搬着凳子坐在院里,谁知不小心往后倾倒,滚下3米多的坎子。谁知他站起来拍拍泥土,又爬了上来,丝毫没有摔伤。反倒是村里人,说起这件事就紧张。

离开龙泉时,当地人还告诉我们,龙泉市人民医院已组建专家医生队,定期对全市22位百岁老人开展跟踪医疗服务,民政部门还时常上门解决百岁老人实际困难。从仙仁村开始,敬老爱老的良好风尚,在全市范围内蔓延开来。



奔走,在城市,牵挂着乡村。老家,等你回来。浙江日报美丽乡村周刊官方微信平台“老家”,扫一扫,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呈现。

胡善树:进城寻茶经

本报记者 叶晖
通讯员 吴慧娴 朱曙光

午后的一场秋雨,让大浪岭茶树枝头又挂上重重的水珠。

翻过山路十八弯,拐进三门县亭旁镇胡家村一条幽静小道,记者走进三门县绿毫茶叶专业合作社。陈旧的厂房看上去有些年头,院子里的绿化带上,没有种植花草苗木,而是栽满了密密麻麻的茶树。一个穿着浅白格子衬衫、黑色长裤、脚踩一双黑色布鞋的男人,正弯腰在一片茶树中细细打理着。

胡善树,今年58岁,朴素的衣着让我们不敢相信,他就是三门县鼎鼎有名的茶王:“太师峰”天然花香绿茶和仙子红茶的创始人。见到我们到来,主人热情地迎上来。

芦田山海拔500多米,居住着胡家、郑家两村人,距离镇政府所在地12公里,连绵的群山犹如一条巨龙,守护着山弯里的胡、郑两家人,也挡住了村民们的致富大道,这里曾是全县最贫穷的高山村。

胡善树为我们每人泡好了一杯新制成的红茶。“这就是今年浙江省红茶评比第一名仙子红茶?”记者问。“嗯!”老胡点了点头。就着茶香,老胡给我们讲述了他进城寻“茶经”的故事。

上卷:茶的采制需科技

“我18岁开始跟父亲种茶,到现在已有整整40年的时间。”胡善树告诉记者,年轻时,他是村里山林队队员,主要给集体帮忙,通过劳动获得工分以兑换粮票、化肥票等等来满足生活所需。“那时茶农条件艰苦,又是单家独户经营,形不成规模化,茶叶销售难,经济效益低,茶农连温饱都解决不了。”胡善树说。

2001年,担任村支书的胡善树,在亭旁镇和县林特局帮助下,开始把分散种植户组织起来,创建了三门县绿毫茶叶专业合作社。打那以后,胡善树领着胡家村茶农,一门心思想着要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茶叶品牌。2002年3月,因机缘巧合,胡善树去临海市参加了全省的一次茶叶培训会议,得以认识了当时国内唯一的茶叶博士——陈宗懋先生。

为了得到陈宗懋的亲自指点,胡善树不远千里,三进杭城。在当时,从三门县去省城杭州,单趟路程就要耗费十几个小时,何况陈宗懋每次来杭州,向他“取经”的茶农排着长队。前两次,胡善树都没能如愿见到陈宗懋。第三次,听说陈宗懋会在杭州中科院停留几日之后,胡善树再次赶往杭州。这一次,他早早地来到中科院门前排队等候,并通过警卫的电话提前进行了预约,终于得到了两分钟的见面时间。

“虽然仅仅是两分钟的时间,但对我来说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机会,也是一次转机。”胡善树说,陈宗懋的一句话,彻底改变了他的种茶思路——茶叶必须有科技含量才能走出市场!

带着科技种茶制茶的理念,胡善树开始四处奔走。他几乎花光一生积蓄,从衢州购置了两台价值8000元的半自动化机械。这在当时,在大多数茶农仍以手工炒茶的三门县还是首例,在全省也为数不多。

为了炒制出茗茶茶叶,随后老

胡又从银行贷款130多万元,采购了成套大宗茶加工、名优茶加工、乌龙茶加工等机械设备,建成了半自动化茶叶炒制流水线,并成功研制出“太师峰”牌天然花香绿茶。这是胡善树拥有的第一个名茶品牌。

下卷:茶叶消费看市场

在胡善树的办公桌上,记者看到一张今年10月去德国颁奖的中英文通知单,这是第十届国际名茶评比大赛组委会发来的喜讯,老吴培育的仙子红茶,在14个国家选送的300多个参评茶品中脱颖而出,荣获国际红茶金奖。

那么,胡善树是怎么想到做红茶的呢?

2005年,老胡在一次去金华考察茶叶种植时,从山上随手采摘了几片茶叶夹进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。而后他照常参加培训听课、考察。过了几天,他的整个本子散发出一股淡淡的、清新的香气。胡善树好奇地翻开夹茶叶的本子,发现叶片已泛出些许的红色,色泽明丽。老胡说,正是这次无心之举让他萌生了做红茶的念头。

浙江绿茶誉满全球,但制作红茶却是短板。胡善树知道,绿茶最值钱的是春茶,而大量的夏秋茶却是制作红茶的最好原料,如果制成绿茶,价格十分低廉,有时连成本都捞不回来。而且红、绿茶采制正好季节分明,互不冲突。

之后几年的市场调研,老胡发现,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,市民对茶叶的消费习惯也在悄悄改变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向于红茶的消费。胡善树酝酿着依托现有的1800亩有机茶园资源和产业规模优势,决定对红茶茗品进行研发生产。

制作红茶,胡善树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。为此,他一次次跑杭州。老胡说,他第一次去浙江大学时,因不认识路,在校园里足足绕了3个小时。

2007年7月,胡善树终于与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、浙江大学正式建立了科研合作关系,他把自己的大浪岭茶园作为实习基地,吸纳浙大茶学系的硕士、博士生们到茶园里来,还请来著名的“茶博士”郭丽女士,常年蹲点绿毫茶叶合作社,帮助一起进行红茶项目研发。

整整3年,一次次的尝试,一次次的失败,胡善树没有打退堂鼓,他对制茶过程的每一个环节,每一个细节,都做了详细记录。2009年,胡善树的研制团队最终发现了“鸠坑”、“乌牛早”等几个老品种茶树采摘的茶叶,通过不同的发酵后,散发了独特的香气;2010年,胡善树成功研制出红茶,注册“仙子红茶”。

这几年,胡善树又通过对制茶工艺的改造,新设备的增加,制作仙子红茶技术日趋完善,并独创炼青工艺,巧妙运用调控鲜芽叶水分蒸发,使内含物自然分解,产生天然芳香物质,成为红茶中的上品。今年,仙子红茶在省内外茶博会一炮走红,最高价卖到一公斤1.6万元。

一片茶园,承载着胡善树40年的漫长光阴;每颗茶叶,都饱含着他的勤劳心血。与普通茶农一样,胡善树朴素、踏实、勤劳肯干;与普通茶农不同,他敢想、敢做、敢创新、善学习,领着他的茶农在种茶制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……



胡善树在茶园